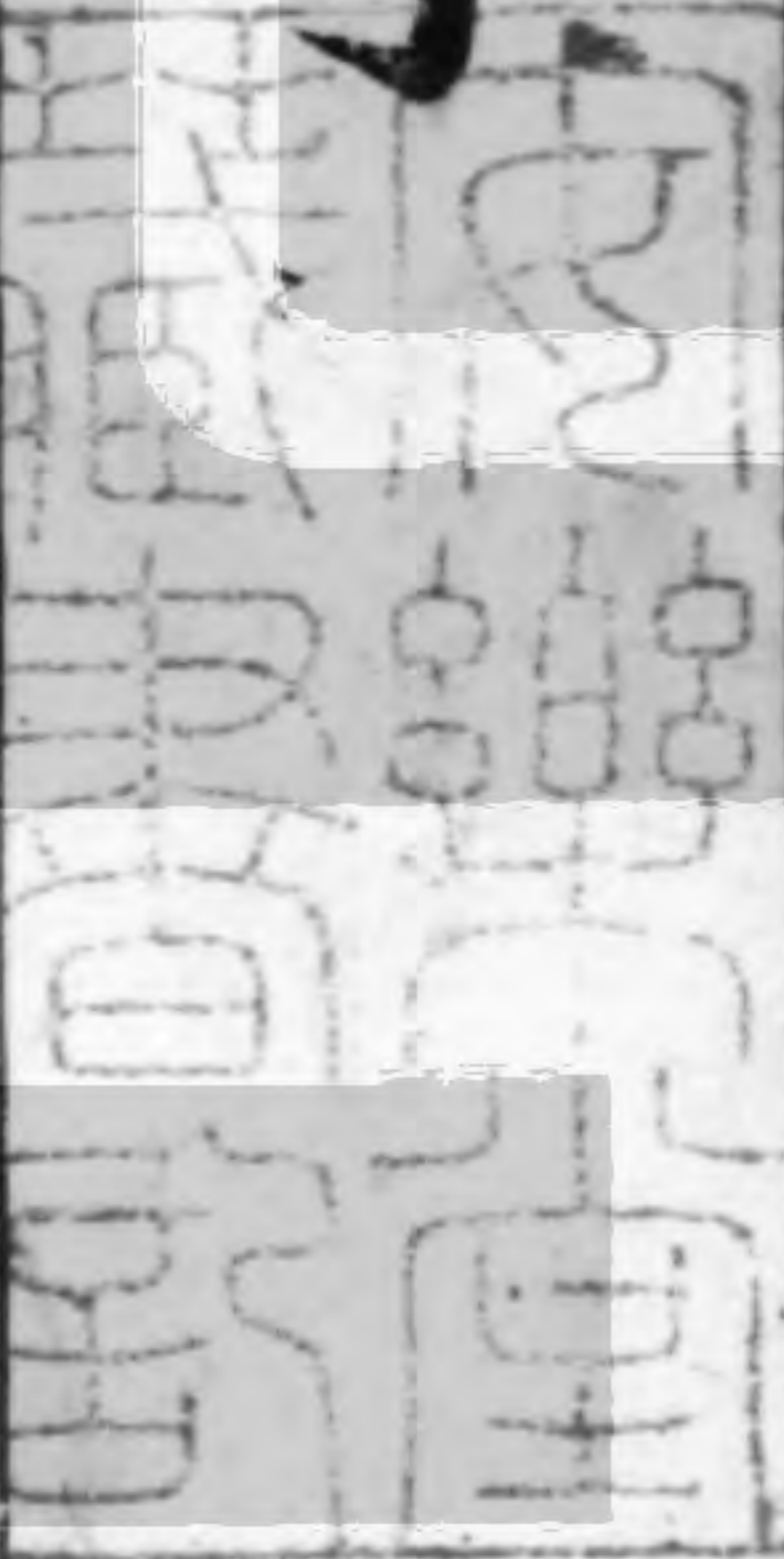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



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

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

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

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
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
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
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
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
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

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
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
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
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
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
矣其駸駸乎中古而不已矣

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
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
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
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
嗟嗟次山浩然劉大憤世疾
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

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
而刻之俾余叙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

霞洞

羅子乃

元

日泉

陽湖陶氏煥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同

笑讀

卷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 有序 文粹

補

樂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一作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

一作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徃帝歲時薦享則

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

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
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
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
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
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
之功

猗大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大帝兮
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
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
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
深遠

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齋齋如淵生類娛娛許其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頡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頡頏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滔滔根莖五德涵柔兮颯颯舊音容別本房戎切而生其生如何兮袖袖以周反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嘗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擊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颯颯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羸羸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元化澠澠音尾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

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
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
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
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
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
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濩育聖人生兮天
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有序

夫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謨三篇二
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匭氏以禪天監會有司奏待
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三歲以多病習靜於
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

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為至仁之詩二章

猗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紆文反蘊蘊如何不

全不缺莫知所賦猗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

瀛瀛如何不號許果反不抱字與音詳莫知其極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為至慈之詩二

章

至化之深兮猗猗娒娒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

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

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為至勞之詩三

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延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

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敷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

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圯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
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湮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為至正之詩
二章

為君之道何以為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謹言則聽
諂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為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為至理之詩一

章

理何為兮系脩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
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
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為至荒之詩
一章

國有世謨仁信勤歟王實昏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
謔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恐為此心敢正亡王永

為世箴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為至亂之詩二

章

嘻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
令則可忘

嘻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為生人冤怨
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惑無惡不及故為至虐之詩二

章

夫為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恐行昏恣獨樂其
身一狗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為君上兮兢慎儉約可以保身恐行荒惑虐暴於
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感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
亂至於崩亡故為至感之詩二章

賢聖為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
何不思荒恣是為上下隔塞人神怨曩反平放教惡無

厥不畏顛墜

聖賢為上，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
何反是，以為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恐
為禍謨。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盪之餘，無惡不為也。亂亡之由，固
在累積，故為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為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蠹
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為人君，變為人奴，為人
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
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
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為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
為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為勞；王脩之，以敬慎，
故頌殷宗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王為理。王此
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為荒；王
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為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
紂為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為惑；王亡之，累於

積故閔周赧為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
義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哀靈焉可稱極帝王理
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
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久矣誰能
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為規法過於也吾
子審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謨

古者純公以惛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
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
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
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頽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
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耻聖故大道
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耻
明故乘道施教脩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
用明而耻殺故泐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

順教此頽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
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
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
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
兆鍾其下憤凶此頽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
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為嗣耶嚴正之源
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為
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反奴歷然不娛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

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頽弊以昌
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
惛惛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偽然後
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
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
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故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
無訛猗悒反以脂優游尚敦平和嗚呼頽弊以亡之故
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娛娛驅令嗤嗤
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
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

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誼誼
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遂而彌悖揮援上式
下式元反恇恇上黃練反轉扇不歇天子感之欵於改然
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
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
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
不重戒其虐感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
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感

制其昏縱行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

未易猗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

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恩會盪曠胡廣

反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勸禮信道達不可沿

以澆浮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

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使

耽不可煎熬珍恠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

尚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

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

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墻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

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
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
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
黷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
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
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
可寵貴妖艷僭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
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
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
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為
明聖逆之為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
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
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
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
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眾孤釣之處翁曰臣相水
多矣不能悉說請說相江之流有礮盧有瀧其至險
也實迴山如闔反去其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
崩流激聲空響相答則有岵上岵下綉綉峻束噴瀆觸

沃衝回繁漩上方萬圮崖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

昏齟於女切聞深沈出入千里常如凝陰是以魚經

其中皆鬣禿鱗脫眇休俱反腮嚙煦忽為淵流瀛瀛

油油蘊淳無聲島嶼若浮則有厭波濤湍險之苦者

必於其間養鱗讓鬣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

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翁早父其思隘

歟乃欲置吾於湘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

可矣於是命造眾釣於是命造浮宮令眾釣所至淵

無藏龍令浮宮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航五忽龍

殿當居史端實靈丁郎巫鬼祝女司官侍何荒王而公

疾國卿莫得至焉宮有艫臺揭枝類擬天都薰珍鈿

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爐蕭寥清冷苾馥芬敷臣何荒

王於此臺上與姪女媁胡故姝雙歌閑徐娛然自娛

宮有解敦容堂艫巨禁房舫古侯館艫莫紅廊載戲兒

妓官諧奴內臣官老優倡及翫器不名戩徒弄反舟

維官傍宮有聯艫負土以為艫力丁囿囿多天草媚

木淫禽醜獸宮有海舫徒紅之闕仡倔上許鮮懸

左曰瑞風右曰祥煙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

然後始為鷓城匝官屯備交戰禁御所今羅攢峙

其餘駭鯨之艫魯堂飛龍之舫鳧艫鶴舫所甲羅宮

上下者千里相望浮官可御而眾釣無成臣何荒王

乃浮浮官于都龍之澹冷出洞庭之南漢音將觀蠻

師夷父與漁者試眾釣於沅湘會泥死匪反臣何荒王

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眾猶畜委釣未施

已滌涸涸泐周袤千里眾中之魚皆觸感鰕駭投跳

委壘可以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

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鱧

肘釣脞傍禮反鈿鵬騰鶚躍潛深錯捺下蘇合反人得業在水中貌

惟魚救龍者皆差授官爵寵王聞之喜曰吾國無有

長流激湍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官

館為拘我之邸山澤鷹犬為勞我之方當誦記所聞

歸學而主君史証反盛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

臣聞浮官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為浮司不

為浮茅者族百姓能率為浮家共為浮鄉者復六方男

子能湍游上下者為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為王

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

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

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

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官眾釣令臣下

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

正士歎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為心指此為箴

說楚何感王賦中

寵王矚音宇驚貌以音訓考之當作矚然後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

有之甚妖恠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為吾說之對

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魏力丁反扣之歌

舞聲媚金石韻便官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

史証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

歎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感王用閻嬖之謀肆

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萬金五譯

臣妄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靈女撫鼓而天魏不舞

非靈女引和而天魏不歌天魏舞一容化一分眇一

祥襜一宛袂臣何感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醇耐而

不知所制天魏歌一化類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

何感王聽之妖妖懿懿若已耐昏而不知所至天魏

歌舞臣何感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魏不歌舞臣

何感王心若已喪而頽壞不主嗚呼天魏感人至此

嗚呼天魏媚人至斯加有魏額婢真姓所中反姓輔之

使臣何感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感王之意無所

不為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瑩嬖營上烏反

成以媿媿及靈未算將語居反將覲魚反將嬖與魚反將

嬖反烏菘可喜美者毋姨負抱姑姊引提詣於王宮字
籍王閨然後割楚國廟右為天魏作宮分楚國社陽
為魏額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奉之心其
猶未滿楚國之人已悲咨寃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惑
王尚熙悒敷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証曰大王
溺於天魏惑於魏額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命
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一聲應魏樂之
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
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為世榮令行逾月
楚俗皆化女忘蚕織男忘耕稼里闈學歌之館鄉築
教舞之榭遂使黃鍾大呂生溺惑之聲孤竹空桑起
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未覺
遂不節損此所謂鑿顛覆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
好則妖惡之物所為又惟醜之事義軒之耳必不肯
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
挾玉鼓與魏樂使閻尹抱天靈魏額鎖以金索繫於
石人沈之深淵飛檝而旋

說楚何愴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為浮宮魏樂所亡君史曰幾亡
楚國有甚於是昔臣何愴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

姦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惜王不知如此亡可待矣而
乃嘆曰嗚呼堯實皐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弁夫可
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為人主焉有隘然九州而列封
諸侯吾必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為欲世世
臣臣此臣何惜王所云又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
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極變化徵
驗恠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戢怠思計所
為度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
汝人民休汝人民汝人民豈知今悲汝丁壯婦人繼
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已名師人民聽

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鉅孤
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譏贊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
朝行其俗暮改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諂媚
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矯謁偽為齊客給而
証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隅不
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鰥寡惇孤
或見凶侈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
已臣何惜王曰然乎謂何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
植姦佞駢生能焯上相焦仁惠冒蓋聰明令巧媚
得口為矛戟令姦凶得心為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

神發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圉實恐君王
已暴夫乾枯君王如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為荒
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憐王於是眇容而慚撫
身而哀仰為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為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造化之道在制於内外外
之入也有視聽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
應必有禍福臣何憐王聞之謙居化心諷誦斯言終
身為箴遂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賈之官復
所鬻之孤敢諫者侯贊謀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
為寵王壽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

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閔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間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為閔荒詩一篇其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為長世謀居常耻前王不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峯嵬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舡艫狀龍鷁若負宮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倉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

不知新都城已為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冤愁
四海非天獄何為非天囚天囚正凶忍為我萬姓讎
人將引天鈔人將持天鈔上所監下所求所欲充其心相與
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為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
天下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
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
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惜惜
誰與傳

系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享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
篇為引其義以名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
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歡怨甚耶戲音盡
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系
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為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
嬰孩寄樹顛就水捕鷓於都反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
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吁嗟聖賢教不覺久
踟躕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我狄鄉
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木猶可化
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恐猜害
君臣敢欺詐所遠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
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變何煩數
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為外方客
何為獨能覺其音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
不能變羈愁為愁亦何爾自請說此由
諂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

常聞古君子指以為深羞正方終莫可
江海有滄洲

款乃曲

款音襖乃音
靄棹船之聲

誰能聽款乃款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
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
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
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為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
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麈
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夷蹊出門望山澤
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
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
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脩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和
始知世上術勞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恣耽欲
清和存王母潛渡反胡故無亂黷誰正好長生此言堪
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

將論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由吐
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謠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
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
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為惠恩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為有國遺賢臣萬世為冤悲
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
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膏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
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
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苔。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熙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霜風，幽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霧，逸者猶安眠。

與党評事有序

大理評事党曄好閑，自遜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蹈身班次中，常竊愧耻焉。
加以久荒浪，惰愚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拘牽。
勤強所不及，於人或不然。豈忘惠君子，恕之識見偏。
且欲因我心，順為理化先。彼云萬物情，有願隨所便。
愛君得自遜，令我空淵禪。

與党侍御有序

廢子中元，子次山為監察御史，党茂宗罷大理評
事，次山愛其高尚，曾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
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揀茂宗嘗相謂戲之意，又作

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為誰高人党茂宗復來官憲司
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
及吾汙冠冕茂宗方矯時謂吾順讓者乃是干進資
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辭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為
若云吾有羞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閑之不可窺
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轅有備轍馭者令爾馳
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党茂宗可為識者規

寄源休

有序

平 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為尚書郎在荆南府

幕休以曾任湖南父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
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神與所懷以寄
之

天下未偃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忝官累
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為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
忽然向三歲境外為偏帥時多尚矯詐進退多欺貳
縱有一直方則上似姦智誰為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灤溪鄰里

有序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灤溪上元二年領荆
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灤溪鄰里不得如

往時相見遊。又知瀼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峰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備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瀼溪中曲濱。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冤。終以瀼濱訟。無之天下論。

喻瀼溪鄉舊遊

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遊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昔賢愚如此。所以辭公鄉。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况曾經逆亂。日馱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瀼海濱。自棄同芻蕘。往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慙耻言可盡。

請取寃者辭為吾忝官引寃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
寃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寃辭何者甚力役遇勞困
寃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寃者祿位安可近
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
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
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峰引望堪忘年
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馱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為事來家樊水陰
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
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符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
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開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
長吟未及終不覺為悽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
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
知公苦陰雪傷彼灾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
林鷲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

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
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
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
懸泉化為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
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
公為二千石、我為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
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況天下人、而欲同其意、
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尚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
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
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
勸汝學全生、隨我畝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
天寒未能起、孺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籃中見冬葷、
生木燒柴為溫酒、尸甚反煮鱖為作瀆、羹汁客亦愛杯樽、
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

與畫還就枕

喻常吾直為攝官

山澤多飢人間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歛何時足
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況假一官而苟求其祿
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為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為辱
歡為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為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
銘指曰為人戢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
干進在武昌不為人戢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

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清潏
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堦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
歌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
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戢
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
谷中有山獸徃徃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
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

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
誰能守纓佩日與灾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
為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
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今得誅暴叛
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
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悞
豈欲皂櫪中爭食藜與蕨藜糠中可食者下沒反牛
馬食餘草節曰蕨下諫反

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
自家樊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相似不憎吾漫
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憚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
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
聞君勸我意為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
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為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
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
耕者我為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為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
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為大回
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為小回

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

叔閑漫叟韋氏甥
直者漫叟長子也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撓正者隨弱翁

叔靜漫叟李氏甥
正者漫叟次子也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還

家亦少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春陵行有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
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
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
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爲逃罪
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
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
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

供給豈不憂徵歛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是木皮
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
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
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
適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
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

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
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
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歛故作
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微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右溪勸學者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滿水石更殊恠
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
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
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厲

遊漣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漣泉上情性可安舒
草堂在山曲澄澗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隅

築塘列圃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
愜心則自適喜尚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有序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
可以踞舉魚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
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
石魚湖鐫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
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
湖岸多欹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盃漱快意無比焉

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窗幽水石，怪異尤難狀。
石樽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搖漾。
遠風入簾幕，淅瀝吹酒觴。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
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觴去若驚鳥，溶瀾滿湖浪。
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
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

衆源發淵竇，殊性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瀦瀦乎素在反。
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纓佩，便為泉上翁。

登白雲亭

出門上南山，喜逐松徑行。窮高欲極遠，始到白雲亭。
長山繞井邑，登望宜新晴。洲渚曲湘水，紫回隨郡城。
九疑千萬峯，嶸嶸天外青。煙雲無遠近，皆傍林嶺生。
俯視松竹間，石水何幽清。涵映滿軒戶，娟娟如鏡明。
何人病昏濃，積醉且未醒。與我一登臨，為君安性情。

惠陽亭作有序

初得漣泉則為亭於泉上因開簷雷又得石渠泉
渠相宜亭更加好以亭在泉北故命之曰漣陽亭
問吾常譙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漣陽亭令人可終老
前軒臨漣泉憑几漱清流外物自相擾淵淵還復休
有時出東戶更欲簷下坐非我意不行石渠能留我
峯石若鱗次歌垂復旋回為我引漣泉泠泠簷下來
天寒宜泉溫泉寒宜大暑誰到漣陽亭其心肯思去

夜譙石魚湖作

風霜雖慘然出遊熙天正平聲登臨日暮歸置酒湖上
亭高燭照泉深光華溢軒楹如見海底日曛曛日始

紅始欲生夜寒閉窓戶石溜何清泠若在深洞中半
崖聞水聲醉人疑舫影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
吾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
限醉與醒

招陶別駕家陽華作

海內馭兵革騷騷十二年陽華洞中人似不知亂焉
誰能家此地終老可自全草堂背巖洞幾峯軒戶前
清渠匝庭堂出門仍灌田半崖盤石徑高亭臨極顛
引望見何處逶迤隴北川杉松幾萬株蒼蒼滿前山
巖高峻華陽飛溜何潺潺洞深迷遠近但覺多洄淵

晝遊興未盡日暮不欲眠探燭飲洞中醉昏漱寒泉
始知天下心耽愛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忍不獨然
無或畢婚嫁竟為俗務牽

題孟中丞茅閣

小山為郡城隨水能縈紆亭亭最高處今是西南隅
杉大老猶在蒼蒼數十株垂陰滿城上枝葉何扶疎
乃知四海中遺事誰謂無及觀茅閣成始覺形勝殊
憑軒望熊湘雲榭連蒼梧天下正炎熱此然冰雪俱
客有在中坐頌歌復何如公欲舉遺材如此佳木歎
公方庇蒼生又如斯閣乎請達謠頌聲願公且踟蹰

劉侍御月夜讌會

我從蒼梧來將耕舊山田踟蹰為故人且復停歸船
日夕得相從轉覺和樂全愚愛涼風來明月正滿天
河漢望不見幾星猶彖然中夜興欲酣改坐臨清川
未醉恐天旦更歌促繁絃歡娛不可逢請君莫言旋

別孟校書

吾聞近南海乃是魑魅鄉忽見孟夫子歡然遊此方
忽喜海風來海帆又欲張漂漂隨所去不念歸路長
君有失母兒愛之似阿陽始解隨人行不欲離君傍
相勸早旋歸此言慎勿忘

別何員外

誰能守清蠲誰能嗣世儒吾見何君鏡為人有是夫
黜官二十年未曾暫崎嶇終不病貧賤寥寥無所拘
忽然逢知己數月領官符猶是尚書郎收賊來江湖
人皆悉蒼生隨意極所須比盜無兵甲似偷又不如
公能獨寬大使之力自輸吾欲探時謠為公伏奏書
但恐抵忌諱未知肯聽無不然且相送醉勸於坐隅

空樽詩

嶢嶢小山石數峰對空亭衣石堪為樽狀類不可名
巡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

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
醒醉在樽畔始為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
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十株枝條冒簷楹
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嬰鉗
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

登九疑第二峯

九疑第二峯其上有仙壇杉松映飛泉蒼蒼在雲端
何人居此處云是魯女冠不知幾百歲讌坐餌金丹
相傳羽化時雲鶴滿峯巒婦中有高人相望空長歎
宿洄溪翁宅

長松萬株遶茅舍。惟石寒泉近簷下。老翁八十猶能
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愛老翁無
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石魚湖上醉歌有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酒於湖上時取
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
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
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
之

石魚湖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水為沼。酒

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
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宿無為觀

九疑山深幾千里。峰谷崎嶇人不到。山中舊有仙姥
家。十里飛泉遶丹竈。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鍊玉學
輕身。霓裳羽蓋傍臨壑。飄飄似欲來雲鶴。

無為洞口作

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踟躕不能
去。令人悔作衣冠客。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
忘年。欲問其心不能問。我到此中得無悶。

朝陽巖下歌

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羨。長歌一曲留相勸。

說洄溪招退者

在州南江華縣

長松亭亭滿四山。山間乳竇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裏。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長。糜色如玳玉。液酒酒熟猶聞松節香。溪邊老翁年幾許。長男頭白孫姪如。問言只食松田米。無藥無方向人語。活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溫。屠蘇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當門。吾今欲作洄溪翁。誰能住我舍西東。勿憚山深與地僻。羅浮尚有葛仙翁。

宿丹崖翁宅

扁舟欲到瀧口湍。春水湍瀧上水難。投竿來泊丹崖下。得與崖翁盡一歡。丹崖之亭當石巔。破竹半山引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鳥飛林間。往往隨風作霧雨。濕人巾履滿庭前。丹崖翁愛丹崖。棄官幾年崖下家。兒孫棹船抱酒甕。醉裏長歌揮釣車。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魚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慙復羞。

款乃曲五首有序

大曆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
行不進、作款乃五曲舟子唱之、蓋欲取適於道路

耳詞曰

偶存名跡在、人間順俗與時、未安閑來謁大官、無問
政、扁舟却入九疑山

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月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

戍守吏相呼問姓名

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

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

逸、誰能相伴作漁翁

下瀧船似入深淵、上瀧船似欲昇天、瀧南始到九疑

郡、應絕高人乘興船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五

引極三首有序

引極興也喻也引之言演極之言盡演意盡物引興極喻故曰引極

思元極

天曠漭

莫明反

兮沓泱

鳥朗反

莊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

有兮人不測

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

一見兮藐

忙招反

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慙蘇遭反悵

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

羽反

揖元

氣兮本深實滄至和兮永終日

望仙府

山鑿落兮眇欽岑雲溶溶兮木鬱鬱中何有兮人不
覩遠歌差兮闕仙府彼仙府兮深且幽望一至兮藐
無由望不從兮知如何心混混兮意渾和思假足兮
虎豹超阻絕兮凌越諸教詣仙府兮從羽人餌五靈
兮保清真

懷潛君

海浩淼兮汨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下何有兮人不
聞深溢漭兮居潛君彼潛君兮聖且神思一見兮藐
無因思不從兮空踟躕心回迷兮意縈紆思假鱗兮

鯤龍激沆

反湖浪

浪兮奔從拜潛君兮索玄寶佩元符

兮軌皇道

演興四首

有序

商餘山有太靈古祠傳云秦龍氏祠大帝所立祠
在少餘西乳之下邑人修之以祈田予因為招祠
詔閱之文以演興辭曰

招太靈

招太靈兮山之顛山屹光兮水淪漣祠之禩名代反
兮眇何年木脩脩兮草鮮鮮嗟魑魅兮淫厲自古昔
兮崇祭禧太靈兮端清予願致夫精誠久悃奴歷兮

恍恍處龍反招摺摺郎反兮呼風風之聲兮起颺颺吹

玄雲兮散而浮望太靈兮儼而安澹油溶兮都清閑

初祀

山之乳兮葺太祠木孫為楠兮木母榱雲纓為捐到莫

反門樞兮愚木柄洞淵禪兮揭巍巍塗水蘭兮詩市

反糶焉被弱草兮禘祫聯佗許訖反渾洪兮馥闐闐管

化石兮洞剝天翹脩鈿兮掉蕪爰靈巫譟力軌反兮舞

顛于薦天鱗羊至反字音皆未詳兮酒陽泉獻水芸兮飯霜秣

相然反與太靈兮千萬年

訟木魅

登高峯兮俯幽谷心悴悴倉卒反兮念群木見樗栲兮

相陰覆憐授榕上七林下余封兮不豐茂見榛梗之森梢閔

樅播上土恭下南元兮合蠹摺以八反橈橈女教反兮未豎樟章鬼

反根根力唐反兮可屈榕美五反林樽上而茲下兮不香拔

辛茸兮已實豈元化之不均兮非雨露之偏來諒理

性之不等於順時兮不如瘞於計反吾心以冥想終念

此兮不怡怡徒充反以書義考之當作伺予莫識天地之意兮願

截惡木之根傾臬鏡之古巢取名御童以為薪割大木使飛焰後枯腐之燒焚實非吾心之不仁惠也豈耻夫善惡之相紛且欲畚三河之膏壤裨濟水之清漣

將封灌乎善木令孺孺息逐以挺挺丑然尚畏乎衆

善之未茂兮為衆惡之所挑凌思聚義以為曹令敷

扶以相勝取方所以柯如今吾將出於南荒求壽藤

與燔本吾將出於東方祈有德而來歸輔神禳與堅

香且憂顯之翩翩又愁嶽以主之奔馳及陰陽兮不

和惡此土之失時今神禳兮不茂使堅香兮不滋重

嗟惋兮何補每齋心以精意切援祝於神明冀感通

於天地猶恐衆妖兮水魅魍魎兮山精上誤惑於靈

心經給于言兮不聽敢引佩以指水誓吾心兮自明

閔嶺中郎丁

群山以延想吾獨閔乎嶺中彼嶺中兮何有有天會

之王峰殊闕絕之極顛上聞產乎翠茸欲採之以將

壽眇不知夫所從大淵蘊蘊兮絕棧士眼岌岌非梯

梁以通險當無路兮可入彼猛毒兮曹聚必憑託乎

阻脩常儼儼兮伺人又如何兮不愁彼妖精兮變恠

必假見於風雨常閃閃而伺人又如何兮不苦欲仗

仁兮託信將徑往兮不難久懷懷以悽惋上力膺却

遲迴而永歎懼太靈兮不知以予心為永惟若不可

乎遂已吾終保夫直方則必蒙皮葉莫招以為矢絃

母筱以周以為孤化毒銅以為戟刺棘竹以為及得

猛烈之材獲與之而並驅且春刺乎惡毒又引射夫
妖恠畫群類兮使無令善仁兮不害然後採授榕以
駕溪收樅櫨反胡杜兮梯除躋予身之飄飄承予步之
踈踈反以冉入岭中而登玉峰極闕絕而求翠茸將吾
壽兮隨所從思未得兮馬如龍獨騎蔽於山顛久低
回而愠瘵空仰訟於上玄彼至精兮必應寧古有而
今無將與身而皆止豈言之而已乎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
如醉有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

其甚也不如草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
是反他丁不如則不如也不如如者止於此乎元子
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以淺反之於此喻始為七不如
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為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
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
於戲毒可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為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

鄉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
於戲媚可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為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
正直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
於戲詐可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為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
兇暴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詭弄惑於諧戲者爾
於戲惑可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為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
聚積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
於戲貪可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為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
妖妄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
於戲溺可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為人之恐也恐於毒恐於媚恐於詐惑恐於

貪溺不如恐於貧、恐於苦、恐於棄、恐於病、廢者爾
於戲、恐可頌也乎哉、恐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
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
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
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廢放之惡、與焉、嗚呼、即有
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
之意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
深慈將安興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鬪爭而聞殘忍、其由分國異家
之教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
友悌將安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寬怨而聞嫵妬其由耽淫惑亂
之情多也故後世有滅身亡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
信義將安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惠其由趨勢近利
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
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于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
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

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叅叅曰此隱者也見則
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隱乎對曰吾豈隱者邪愚
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為述時命以辯之先
曾為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于
四海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
我奢淫暴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
命於我國家六葉于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
室不敢滿溢清儉之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

洋為萬代則聖皇承之不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木雖奴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抒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絲竹諧會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授任不暇予愚愚者亦當預焉日覺抵塞戢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周周仲仲於計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大和足矣如戚從蚩稱脂反諸封蒙道滅暮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金可鎔不可使為汙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然已鄙語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予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如酌反若敬言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

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
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天若壽若貴若賤烏可強哉
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木嗚呼
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
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
以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
之風以至于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
恩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
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
有山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有
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
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濼職隆反水合匯于瀆將成所居
故人李和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
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
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
順時命乘道御和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君子者始
不公乎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
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

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偃夫然何適予
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
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寡然順命不為物累亦
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唐元次山文集第五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自箴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
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
奸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
吾之心反君此言我作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
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

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大唐中興頌 文粹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
繫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率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祲灾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溘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泐泐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直浯溪石崖天齋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虎蛇頌 有序

猗玕子逃亂在碓反英及南人云猗玕洞中是王虎
之宮中碓之陰是均蛇之林居之三月始知王虎
如古君子始知均蛇如古賢士然哉猗玕子奪其

宮王虎去而不回猗玗子侵其林均蛇去而不歸
借順惠讓可作頌矣

虎頌

猗王虎將何與方古大玉非不方于今今也惠讓
不如王虎之心

蛇頌

猗均蛇將何與儔儔古延州非不儔于時時也順讓
不如均蛇之為

滾溪銘有序

乾元戊戌浪生元結始浪家滾如急溪之濱滾溪

蓋溢水分稱滾水夏滾江海則百里為滾湖二十
里為滾溪滾溪浪士愛之銘之其濱於戲古人喜
尚君子不見君子見如似者亦稱頌之滾溪可謂
讓矣讓君子之道也稱頌如此可遺滾溪若天下
有如似讓者吾豈先滾溪而稱頌者乎銘曰
滾溪之瀾誰取盥焉滾溪之漪誰取飲之盥實可矣
飲豈難矣得不慚其心不如此水浪士作銘將戒何
人欲不讓者慚遊滾濱

異泉銘并序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

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
仞浮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
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
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闕折石出焉何用
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
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杯薄侯樽銘并序

郎亭西乳有藪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
石有容顛者因脩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

乃為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容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
似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
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狃日益偽薄誰能杖飲
共守淳樸

退谷銘并序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竇為淵
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
時士源以漫叟退脩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
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
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
於戲退谷獨為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
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叟

杯湖銘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卽亭有
菱有荷有菰反古胡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
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

曰杯湖銘曰

誰游江海能馱其大誰泛杯湖能馱其小故曰人不

馱者君子之道於藏君子人不馱之死雖千歲其行
可師可馱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
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

五如石銘并序

湧泉之陽得恠石馬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
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
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
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踞反角居酒石尾有
穴且如甕反盧紅者又如瀧反所江者泉可渟澄匝石
而流入于甕中出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

不稱顯之銘曰

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
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
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
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
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七泉銘并序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於淵竇或繁方願反於歛
曰皆澄流清漪旋沘相奏又有巖石歌缺為之鳥
嶼殊惟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

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毋至泉上
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
終不惑也故命五泉其一曰漣漣惠泉次曰漣漣惠泉
次曰湫孝泉次曰南上泉漣次曰漣泉漣次曰漣泉漣
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留一泉命曰漫泉
蓋欲自旌漫浪不戢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
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

漣泉銘

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於物何時竭涸將引官吏
盟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沔泉銘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沔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
飲吾沔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直泉銘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直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忠泉銘

不為人臣若死山谷臣於人者不就汚辱我命忠泉
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為忠臣

淳泉銘

汙汙淳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裨助純孝

漫泉銘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淳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為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東泉銘

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味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寒泉銘并序

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

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賦徒弄維大舟惜其
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脩其水木泉無名稱也為
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
於戲寒泉瀼瀼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
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茲水
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陽華岩銘并序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岩岩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
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

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蕪篆籀俾依石經刻之
岩下銘曰

九疑萬峰不如陽華陽華漸晚其下可家洞開為岩
岩當陽端岩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
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充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
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穴樽銘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
穴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為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跋其背頗窅可以為樽空而臨之
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流
長瓢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
日月披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直純
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丹崖翁宅銘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俗曰赤石園亦有唐節者

曾為瀧水令去官家於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
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
之作銘曰

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礧礧伏競反
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舟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
四墉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恠石臨淵罔罔反綺疏石顛
何得石顛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
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朝陽岩銘并序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郭
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岩與洞此邦之形勝
也自古荒之而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焉
前刺史獨孤恂為吾剪闢榛莽後攝刺史實必為

吾初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有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岩下將示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竒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岩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并邑岩洞相對無人脩賞競作競當使蕪穢刻石岩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 浯溪銘有序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于溪

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嶢嶢雙石臨淵斷岸夾溪絕壁水實殊恠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荒溪蕪沒盖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六



